

# 天地过客

曾纪鑫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天地过客

曾纪鑫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过客/曾纪鑫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3.9

ISBN 978 - 7 - 5473 - 0608 - 6

I. ①天… II. ①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9909 号

### 天地过客

---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324 千字

印 张：23 插页：2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608 - 6

定 价：39.00 元

---

# 目 录

## 第一辑 天 地 过 客

天柱山感悟 .....	3
在北碚 .....	10
西部二题 .....	25
台湾二题 .....	31
额济纳之旅 .....	37
茶马古驿那柯里 .....	45
映秀的涅槃与新生 .....	51
温暖鲁迅生命的永恒亮色 .....	57
湖北人 .....	60
武汉的桥 .....	71
鄂西三“神” .....	75
边缘化的沃土 .....	83
西塞山下龙舟会 .....	92
一座年轻而古老的城市 .....	99
沧桑民居写春秋 .....	106
鼓浪屿,持续百年的中西混搭 .....	111
茶山·茶人·茶情 .....	121
一座小岛的魅力与认同 .....	125

定海古城	130
日常生活的华彩乐章	133
定格蚌埠	138
皇城遗梦望汴京	144

## 第二辑 乡村情怀

哑者的声音	149
安身立命的土地	155
生命中的水稻	157
温暖而洁白的棉花	160
在暴风雨中	162
印章——孩提纪事之一	164
绿色的世界——孩提纪事之二	166
颤动的黎明	168
我与“国球”	170
初为人师	172
望月	175
野菜	177
怀念野味	180
别致的室内乐	182
都市里的耕耘	184
萝卜干	186
都市里的绿蝈蝈	188
回家的路	190

## 第三辑 生命的洗礼

浸润音乐	195
在边缘行走	197

享受孤独 .....	200
何处是归乡 .....	202
生命的洗礼 .....	204
淹没过喧嚣是宁静 .....	206
列车之旅 .....	208
穿越城市 .....	210
宁静与躁动 .....	212
夜行记 .....	214
漫漫旅程 .....	216
绝望的逃走 .....	218
朋友 .....	220
城市短章 .....	222
“反面教材”的诱惑 .....	224
书非买不能读也 .....	226
淘书的乐趣与创作 .....	229
阅读是一种修炼 .....	232

#### 第四辑 无法逃避

下流与上流 .....	237
下跪与传统 .....	239
认识金钱 .....	241
诚信的缺失 .....	243
关于消费 .....	245
官场诀要 .....	248
快餐文化 .....	250
找点事做 .....	252
放松自己 .....	254
追趕时髦 .....	256
适度表演 .....	258

人生的缺憾	260
输的艺术	262
换一个角度	264
守住自己	266
双面钢铁	268
压力与创造	270
调整顺序	272
人生坐标	274
面对死亡	276
无法逃避	278
真正的潇洒	280
好钢用在刀背上	282
为自己高歌与悲泣	284
迈向生命的永恒	286
痛苦,不可或缺的享受	288
传统文化与扬弃之路	290
民间文化的死与生	292
爱情逆反心理	297

## 第五辑 时代风云中的抉择

另类思想家李贽	301
伟大的作家与超拔的人生——纪念托尔斯泰逝世 100 周年	312
武昌首义回望与反思——辛亥革命 100 周年祭	319
从剃头到理发	330
严复的起点与归宿	336
红十字闪烁的天空	344
时代风云中的抉择	348
后记：倾听自己的声音	359

第一辑

---

天 地 过 客



# 天柱山感悟

## 面 对

只要稍具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我国五大名山乃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我国古代历史中的一段时期,南岳并非衡山,而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天柱山。

公元前 106 年,汉武帝刘彻南巡,登临天柱山,设台拜祭,封为“南岳”。直到 589 年,隋文帝为了开拓南疆,才改封湖南衡山为南岳。其间近七百年的时间里,天柱山一直以“南岳”享誉于世。

从此以后,天柱山的冷落与寂寞可想而知。尽管唐、宋、明朝时天柱山是佛教、道教的兴盛之地,但它再也无法回归往昔被誉为“南岳”时的显赫与热闹了。20 世纪 80 年代初,天柱山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区,似乎又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目称道了。

我们是在一个初秋的日子进入天柱山的。天气转凉,各地名山皆从燥热与喧嚣中挣脱而出,呈现出它本真的容颜。而只有面对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才谈得上去真正地感受它,认识它。

站在天柱山脚下,面对浩浩莽莽的大山,人,似乎变得格外渺小。汽车沿盘山公路缓缓行驶,我们渐渐深入山腹,天柱山变得亲切起来。汽车行至天柱林场,山势更加陡峭了。下了车,一行人走在长长的山道上,见不到一个游客,偶有个把行人,也是当地的山民或是风景区的管理人员。四周一片幽静,人也变得纯粹了。虽然如此,能感到的不是融入其间,而是在静默之中,我们与天柱山的一草一石似乎开始了一场喃喃对语。

天柱山的每座山岭，皆由怪石组成。一块一块的石头，层层堆垒着砌成了一座座高大而嶙峋的山峰。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搭积木的游戏，一双无形的大手操纵着千姿百态的岩石，随心所欲地构建着人间奇迹。这奇迹的制造者并非上帝，而是大自然。天柱山岩石的矿物组合十分独特，历经成千上万年的断裂与剥蚀，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奇特景观。有时，风化的独特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我们仰望一座高大的石壁，岩石漫漶出一幅别致的图案。导游指着图案说，瞧，这不是咱安徽省的地图嘛！掏出地图一比照，还真的像极了，神奇得令人费解。飞来峰高耸入云，为天柱山第二大峰，奇怪的是峰顶稳稳地压着一块三丈有余的岩石，仿佛自天外飞来，给飞来峰戴上了一顶石帽。最有趣味的要数神秘谷中的洞穴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峡谷，全由方形、圆形、月牙形等各种岩石组成，洞套洞、洞连洞，置身其中，屈身前行，左拐右旋，如入迷宫。在紧要处，你断不可往光亮之处前行，否则将是一条“绝路”。哪里漆黑，你就迈向哪儿，这样才能寻到出路。神秘谷之神秘，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风化，天柱山有些山岭覆盖了一层细碎的石子、流沙。我走在队伍前面，脚踏碎石与流沙，弓腰向上攀缘。爬到山顶，喘吁吁地回头一望，不觉惊呆了，一行人仿佛置身广阔的沙漠地带，一步一步地寻找着生命之泉，耳边隐约传来悦耳的驼铃声，顿时一阵粗犷雄奇的劲风拂过我的心头……

又是风化，使得天柱山险峻无比，那奇谷天梯、一线天、千丈岩，听听名字就够惊险的，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去攀缘、游历和感受了。

与风化相关，值得一书的奇景还有炼丹湖。在崇山峻岭的怀抱中，静静地躺着一个湖泊，幽蓝的湖水倒映着蔚蓝的天空，美丽极了。尽管渗漏、流失，但天柱山地区 1 900 毫米的年降雨量仍使它一年四季储满清水，永不枯竭。

正是风化，形成了天柱山的奇特，增添了它的丰富多彩，造就了它的包罗万象。天柱山既有泰山的雄伟，也有华山的险峻；既有江南的秀丽，也有西北的壮美；既有坦荡无遗的裸露与呈现，也有神奇古怪的隐秘与诉说……

终于站在了海拔 1 488.4 米的最高峰——天柱峰前，此峰直插九

霄，如锥如柱，似莲花楼台，叠嶂层峦，空青积翠，瑰奇秀丽，不可名状。风吹云散，隐约可见峰上刻有“孤立擎霄”、“中天一柱”八个大字。遗憾的是，天柱峰奇险无比，难以攀缘，从古至今，只有三人登上峰巅。无法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唯有面对天柱山，望“峰”兴叹的份儿。

其实，这样更好。人类过多的侵袭与征服会使天柱山面目全非，从而失去它的自然与本真。况且，一定的遗憾与适当的距离才是审美的最佳状态。如此看来，南岳由衡山取而代之，天柱山曾经有过的一段冷落与寂寞，反倒是它的一大幸事了。

## 野花为谁开

一行人走在初秋寂寞而蜿蜒的山道上，没有风声、虫鸣、鸟叫，静谧笼罩山野。我们也沉默着，静静地感受周围的一切。空谷足音清晰地回荡袅绕，别有一番情趣与韵味。

突然，我见到了道旁的一朵野花，不觉一声惊呼，赶忙跑了过去，蹲下身子认真地观赏起来。这是一朵叫不上名字的深蓝色小花，它开在一根长长的细茎顶端。四周是草丛、树木、藤蔓，野花卓然独立，是那么热烈蓬勃、生动可爱，充分展示着生命的灿烂。特别是它的深蓝色彩，恰如头顶湛蓝的秋空，高远而深邃，神秘而肃穆，令人心旌摇荡，神思翩跹……

这时，一声叫喊将我从欣赏与陶醉中拉回现实，至友邓君正站在前面向我招手。抬眼望去，大家已然走出好远。我瞧瞧野花，舍不得就此撇开离去，便狠狠心，将那细茎掐断，如获至宝般地拿在手中，跑步赶上前行的队伍。

邓君见了野花，情不自禁地赞叹它的艳丽，同时惋惜它的就此夭折，声讨我对它的“暴行”。我分辩说，野花得感谢我才是，它寂寞地开着，又将寂寞地凋谢，是我发现了它的美丽，其生命价值才得以实现。说着，猛然想起陆游词作《卜算子·咏梅》，不觉吟诵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

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又将野花凑近鼻端，深深地吸了一口。一股淡雅的馨香顿时充盈胸腹，于是，不由得反问自己，难道没有我的发现，野花的存在便真的失去意义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我没有见到之前，它已经展开花瓣存在着，显示出生命的圆满；我的发现反使它惨遭“厄运”，只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这一角度来看，是我斩断了它的生命之源，使它的价值化为乌有……

就这么一朵野花，不觉使我心思烦乱，理不出个明晰的头绪来。它开在深山野地，没有同伴，没有竞争，自然也就没了嫉妒与恭维。那么，它到底为谁而开放呢？既不为人类，也不为同伴，难道为那些野草树木、藤蔓岩石、秋虫小鸟、野兔顽猴，抑或秋云、风雨吗？显然都不是！它盛开着，孤孤单单、寂寂寞寞，却又旺盛饱满、热热闹闹，真可谓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了。不在乎环境，不在乎观众，不在乎对象，作为一种生命，它曾经生存过，怒放过，辉煌过，既不为别人，也不为自己。没有强迫，没有诱惑，自自然然孕育，自自然然盛开，又将自自然然凋零。一切顺乎自然，圆融而完满。这，难道不是一种天地之大道，一种永恒的呈示么？由此观之，生命的意义，正在于生命本身，在于生命那展开的过程之中。

于是，又想到了一则佛教故事。传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时，一言不发，只用一只手拈起一朵鲜花微笑。弟子们顿时寂然，用心揣摩他的用意，但都不甚明了，只有弟子迦叶心领神会，突然破颜微笑。于是，释迦牟尼便将心印法门传给了迦叶。这一法门，有别于正统佛教，它微妙无相，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传至我国，后来发展蔓延为影响深远的中华禅宗，演奏出无数缤纷灿烂的千古绝唱。

释迦牟尼当时拈着的那朵鲜花，不就是一朵艳丽无比的野花吗？

## 药农

游览途中，我们遇到了两个采药的农民。

他们是父子俩，父亲 50 多岁，儿子 20 岁左右。儿子拿着绳索、铁钩等攀山用具；父亲则背着一个口袋，袋里装着采集的草药，手头则拄着一根既可防身，也可帮助攀缘的粗粗竹棍。

我们是在天柱山的最高峰——天柱峰脚下相遇的。

天柱峰很高,它直插九霄,奇险无比,难以攀缘。当时,我们站在另一座山顶,隔着一道万丈深渊,透过云海,望“峰”兴叹不已。但是,我们并不甘心,便寻了一条小径,绕过深渊,终于来到了天柱峰脚下。站在脚这里往上望,但见悬崖峭壁,几成直角,不可逼视。不要说攀登,就是望一望,也够惊心动魄的了。于是,绝了攀缘的念头。一行人站在山脚下,仰望着,谈笑着,久久舍不得离去。就在这时,两个药农出现在我们眼前。

他们是发现了天柱峰岩壁上的一棵灵芝,前来采撷的。如此陡峭的山峰,弄不好,可是要摔得粉身碎骨的呀!我们劝他们不要冒险,儿子笑了笑,说:“不冒险,哪能采到值钱的好药?”我们说,那也不能要钱不要命呀!父亲道:“干我们这行的,命整天都提在手上呢。不过,咱也练就了一副爬山本事,一般来说,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我们劝说的同时,其实也想亲眼目睹他们这一高超绝技,以一饱眼福。

儿子开始攀登了,只见他站稳脚跟,将系了绳索的铁钩往上一抛,那铁钩竟稳稳地勾住头顶的一道石缝。于是,他便抓了绳索,双脚蹬在绝壁上,开始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爬到顶端,儿子取下铁钩,脚尖插入旁边两道天然的石缝中,稳住全身,仰望头顶,又向上面的一道石缝投掷铁钩。他使劲一扔,这次竟没有投中。儿子没有气馁,他开始收绳索,将掉落后悬在空中的那只铁钩收在手中,再次抛投,铁钩终于抓住了石缝。他用劲朝下拉了拉,又开始往上攀缘。如此四番,儿子终于采到了那棵灵芝。当他将那棵灵芝抛给父亲时,我们发出了一阵欢呼。儿子沿着原先的路径返回,竟用了与攀爬相差无几的时间和精力。

于是,父亲那口袋里的药材,在我们眼里顿时变得珍贵起来,这可是他们父子俩冒着生命危险采撷而来的哦!至少可以相信,这些草药绝非假冒伪劣,而都货真价实。于是,几乎在没有还价的情况下,我们纷纷解囊,将那口袋中本来就不多的药材全部买空。

大家一同下山,一边走,一边与两位父子药农闲聊。有人询问药材用法,有人打听他们的家庭,有人问及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交谈中,知道了他们本是外地农民,由于生计所迫,不得不干起了采

药的营生。春天，他们从家乡出发开始采药的流浪生涯，足迹并不仅仅限于天柱山，武当山、九华山、黄山等地，都曾留下了他们攀爬的足迹与身影。他们白天在山中转悠，夜晚则住在山洞中，生活之清贫简朴令人难以想象。采集的药材，能卖的则在当地卖掉，余下的晒干后则挑至山下销售。一旦进入深秋，天气变凉变冷，他们就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已经干了一辈子。儿子跟着父亲，也学了一手攀爬山岩、采撷药材的绝活，不出意外的话，等待着他的，也将是一辈子的采药生涯。

这两位药农父子，他们生活得虽然简陋而艰难，但是，他们身上却透着一股让人久违了的纯朴、天真、开朗与乐观，这是长期与大山为伍、与大自然交融的结晶。

药农的生命是沉重的，又是轻松的；他们四处漂泊流浪，又分明有着一个固定而温馨的家园；他们的日子充满了局促与束缚，却又是自由自在的；他们生活得艰难而困顿，却又时而不失愉悦与幸福……他们是那些生活得最为充实的人群中的一分子，与他们交谈、相处，我感觉到自己也正在贴近着自然、纯真、朴实……

## 天 柱 松

我被一片长在斜坡上的松树那顽强不屈的生命力深深地震撼了。

斜坡原先岩石密布，可现在已经风化，有点沙漠地带的味道。就在这块本该荒芜的地盘上，却生长着一棵棵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松树。严酷的地貌环境，使得它们呈现出独特的风姿。

这些松树，有的长在两块岩石之间，岩石是它的支撑与依靠，它可以在岩石的庇护下抵御劲厉的山风袭击；另一方面，岩石又限制、妨碍了它的生长。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岩缝间的树干呈扁平状，一旦突出岩石的束缚，树干就变得粗壮圆硕。

斜坡缺少土壤，没有土壤也就意味着没有水分和养料，而没有水分和养料，松树别说生长，就是生存也很艰难。于是，有的松树便以原地为中心，伸出一条条树根，以寻找生命之源。根须裸露着，四通八达，形成

一种别致的景观。我惊奇地发现,有一棵松树延伸出来的根须,比松树本身长达两倍之多,且比它的躯干更加粗壮。

山风劲厉,横扫斜坡,不少松树被吹弯了腰、吹折了身,但是,它们没有屈服。但见那些吹断了身的又发出新芽,吹弯了腰的倒伏在地,枝桠间长出一条条根须,仍顽强地生存着。我见到了两棵不同寻常的松树,一棵已被风吹得完全倒伏在地,只剩下了一条细根仍抓在原地,于是,它的枝桠间便生长出一条条伸进大地的根须,以吸取养料。这哪里是一棵树,完全变成了一种爬伏的藤蔓植物!而另一棵,也是被吹倒在地,只不过树根在坡上,树身朝着坡下。为了生长,它的枝桠间长出了一些根须;为了向上,它又重新长出一些新的松针,这些松针全部上指。也就是说,这纯粹是一棵倒长的松树!

对松树的旺盛与蓬勃,我早就听人说过,书刊中读过,并略有见识。只是,我没有想到天柱山这片松树的生命力竟顽强到这种程度,实在令我震撼不已。这里,树与根相互交错,既是一片树林,也是一片根的世界。根与树,树与根,相映成趣,既相互述说着生存的艰难,又充分展示着生命的力量与抗争,我仿佛听到了它们顽强不屈的呐喊。

我被天柱松深深地折服了,于是,挖了一棵约摸五六寸长的小松树带回家中。

我找出一个花盆,盆里放上肥沃的泥土,将松苗栽入其中。

我为它浇水,精心地培育,希望它长成一棵硕大的松树,更希望它能长出一种别致的风韵。

出乎意料的是,两个多月后,松针开始出现黄色。慢慢地,这棵小松树就萎了,枯了,最后死了。

我真不明白,那么顽强的生命,为何夭折在一片肥沃的土壤与舒适的环境里?

如果这棵小松树继续生长在天柱山那片斜坡之上,我敢说,它肯定会在风暴的袭击与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存活者,并且慢慢长高长大。可是,一旦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却令人惋惜地夭折了。

常言道,逆境造就英雄,富贵使人堕落。此语对动物、植物而言是否同样成立?也许,这株天柱松就是因为舒适安逸的环境而导致枯萎死亡的吧!

# 在 北 磬

## 一个人与一座城

重庆去过两次，却无缘识得北碚，还以为就在市中心呢，直到 2008 年 12 月下旬全国城乡统筹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论坛在北碚举行，我第三次前往重庆，方知北碚区位于西北郊的缙云山旁，离重庆市中心尚有一个多小时车程。

北碚享有“重庆的后花园”之称，是重庆市第一个山水园林城区，著名的文化科技城，获得过“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区”等荣誉。抗日战争时期，当重庆作为陪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名城时，北碚是重庆的支撑与后方，被称为“小陪都”、“陪都的陪都”。其时，日本飞机盘旋于重庆上空狂轰滥炸，企图达到“以炸迫降”的战略目的，并于 1941 年 6 月 5 日酿成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于是，无数抗日志士的目光，投向北碚这座“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一时间，这里成为陪都重庆的迁建区，100 多家中央机关、高等学府、国家文化机构、科研单位、学术团体及上百家工矿企业在此“落户”，并吸引了上千位知名作家、专家、学者长寓短住，形成了独特而丰厚的抗战文化。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的北碚，还是一个交通闭塞、盗匪出没、贫穷落后的偏远乡村。从“一个小村庄”，一跃而成为世人瞩目、众人向往的明星般美丽城市，这种翻天覆地的改造与“脱胎换骨”的变化，实与一个人——卢作孚密不可分。

提及卢作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当 1938 年武汉失守，中华民